

# 民族新魂 魯迅

张俊 著

现代作家青春剪影丛书  
主编 傅光明



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 
安徽教育出版社

现代作家青春剪影丛书  
主编 傅光明

MINZU XINHUN  
LUXUN

# 民族新魂——鲁迅

张俊 著



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 
安徽教育出版社

## 图书在版编目 ( C I P ) 数据

民族新魂——鲁迅 / 张俊著. —合肥:安徽教育出版社, 2012. 8

(现代作家青春剪影丛书 / 傅光明主编)

ISBN 978 - 7 - 5336 - 6924 - 9

I. ①民… II. ①张… III. ①鲁迅(1881~1936)一生平事迹 IV. ①K825. 6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2) 第 186873 号

---

书名: 民族新魂——鲁迅

作者: 张俊

---

出版人: 朱智润

责任编辑: 朱 砚 责任印制: 王 琳 装帧设计: 何宇清

---

出版发行: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<http://www.press-mart.com>

安徽教育出版社 <http://www.ahep.com.cn>

(合肥市繁华大道西路 398 号, 邮编: 230601)

营销部电话: (0551) 3683010, 3683011, 3683015

排 版: 安徽创艺彩色制版有限责任公司

印 刷: 安徽新华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电话: (0551) 5859480

(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 影响阅读, 请与印刷厂商联系调换)

---

开本: 880×1230 1/32 印张: 5.375 字数: 120 千字

版次: 2012 年 9 月第 1 版 2012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

---

ISBN 978 - 7 - 5336 - 6924 - 9

定价: 15.00 元

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

# 青春剪影出一首首梦的歌(代序)

傅光明

鲁迅《呐喊·自序》的开篇第一句话是：“我在年青时候也曾经做过许多梦，后来大半忘却了，但自己也并不以为可惜。……这不能全忘的一部分，到现在便成了《呐喊》的来由。”紧接着，他回忆起儿时家庭从小康坠入困顿，这样的苦涩经历使他从中得以看见世人的真面目，继而要“走异路，逃异地，去寻求别样的人们”。

从他睁开眼看世界，他便有了梦，很美满的一个梦——到日本，学医，救治像他父亲一样“被误的病人的疾苦，战争时候便去当军医，一面又促进了国人对于维新的信仰”。直到课堂上放映关于日俄战事的画片，“忽然会见我久违的许多中国人了，一个绑在中间，许多站在左右，一样是强壮的体格，而显出麻木的神情。据解说，则绑着的是替俄国做了军事上的侦探，正要被日军砍下头颅来示众，而围着的便是来鉴赏这示众的盛举的人们”。

这个故事本身已具有经典性，不仅如此，相信凡熟悉鲁迅的读者更喜欢咀嚼接下来的这一小段文字，因为它是鲁迅作家梦开始的地方：“学医并非一件要紧事，凡是愚弱的国民，即使体格如何健全，如何茁壮，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，病死多少是不必以为不幸的。所以我们的第一要著，

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，而善于改变精神的是，我那时以为当然要推文艺，于是想提倡文艺运动了。”

这时，他又开始做好梦了。从仙台辍学回到东京，他邀几位朋友一起办杂志，以期迈出文学的第一步。但这本取“新的生命”的意思而叫《新生》的杂志，在策划中便胎死腹中，梦也随之转瞬即逝了。

因梦无法实现而带来的寂寞，一天天地长大起来，“如大毒蛇，缠住了我的灵魂了”。然后是无端的悲哀和驱除不尽的痛苦，而麻醉的最好办法是“使我沉入国民中，使我回到古代去”，让生命黯然销魂，直销到“再没有了青年时候的慷慨激昂的意思了”。

就这样，在蚊子多的一个夏夜，已蛰居北京，在绍兴会馆里百无聊赖抄古碑的鲁迅，迎来了一个老朋友。这位“偶或来谈”的金心异，便是正协助陈独秀编辑《新青年》杂志的钱玄同。聊天中，一段石破天惊的对话呱呱坠地，并成为中国现代文学史经典的里程碑式的思想意象：

“假如一间铁屋子，是绝无窗户而万难破毁的，里面有许多熟睡的人们，不久都要闷死了，然而是从昏睡入死灭，并不感到就死的悲哀。现在你大嚷起来，惊起了较为清醒的几个人，使这不幸的少数者来受无可挽救的临终的苦楚，你倒以为对得起他们么？”

“然而几个人既然起来，你不能说决没有毁坏这铁屋

子的希望。”

由此，鲁迅发出来“狂人”的呐喊，《狂人日记》不仅成为小说家鲁迅的起点，更成为中国现代白话小说的源头和丰碑。

可以说，鲁迅是在生命日渐消沉的时候才做起小说来！显然，是五四孕育出了鲁迅的新生，而鲁迅又给五四注入了别样的新鲜活力和深邃的思想光芒。那本在东京未出世就夭折了的《新生》雪藏起鲁迅的摩罗诗力，而一本在北京崭新的《新青年》却真的赋予鲁迅新的生命——文学的、艺术的、精神的、思想的不朽生命。

简言之，由一篇短短的《呐喊·自序》，已大致可以为鲁迅，同时也可把这样的梦影当参照，为许多现代作家，甚至为读者自己画一幅青春剪影了。

像鲁迅一样，世上所有的人，年轻时候都会做许多梦。醒来一个梦，再做下一个梦，有梦便有希望在，人生的过程就是在不断做梦寻梦。当然，悲哀时，又会感觉一如鲁迅所说，“人生最痛苦的，莫过于梦醒来无路可走”。如果真的无路可走了，还是要做梦，回忆青春的梦。没有了梦，便只剩下了绝望。

这套书里的作家们，年轻时几乎无不有着一个又一个的梦。郭沫若像鲁迅一样，早年赴日本留学时，学的是医，后因受到荷兰哲学家斯宾诺莎和美国诗人惠特曼思想的影响，决心弃医从文；与郭沫若等一同发起成立“创造社”的郁达夫，留日之初，考入的是东京第一高等学校医学部，后又改学过政

治学、经济学；冰心在写她的《繁星》、《春水》以前，就读协和女子大学理科，向往的也是日后成为一名医生。

然而，任何一个梦想的实现，都需要付出巨大的艰辛、努力。一个人的青春岁月，时常是苦恼与快乐相伴、信心又时常与茫然相随。正是在这个时候，已经长大了的青少年，会突然惊奇地发现，原来世间的事情是如此的复杂，连黑与白都有可能变得不明晰和不确定起来，无法一下子认定的事情越来越多。这些对于作家来说，却又是不可或缺的人生经历、经验和体验。

无论他们在年轻时做过怎样的梦，有一点是共同的，即读书、求知。他们大都有过在海外或留学，或进修，甚或流亡的经历；许多人至少懂得一门外语，像巴金、郁达夫、钱钟书、杨绛等，通晓的外语在两门或两门以上。茅盾是在大革命失败后，流亡日本时，开始写作他的小说处女作《蚀》三部曲。巴金的小说处女作《灭亡》写于巴黎，这之后，写作一发不可收。朱自清在出任清华大学中国文学系主任的前一年，曾在英国进修过语言学和英国文学，后漫游欧洲五国，才有后来写作的《欧游杂记》、《伦敦杂记》。艾青最初读的是艺术学院绘画系，后在赴法国勤工俭学时，边学绘画，边接触欧洲现代派诗人，最终成为诗人，而不是画家。在南开中学就开始参与戏剧活动的曹禺，初入南开大学，读的是政治系，转至清华西洋文学系才真正开始钻研戏剧，从古希腊，到莎士比亚、契诃夫、易卜生、奥尼尔，孕育出了他的《雷雨》、《日出》。

每个作家都有藏在他的文学梦背后的故事，这些故事对于启迪我们的人生智慧和精神思想，都是难得的知识营养。通过这样的故事，我们知道，徐志摩最早没想过要成为诗人，他留学美国时，学的是经济，转去英国，是为了追随罗素，搞政治。当丁玲陷在生活的困惑之中，她做过画家梦，更做过电影明星梦。各自已有深厚的人生体验的川籍作家艾芜、沙汀，是在他俩相遇后，一起走上文学路的。从湘西走出来的“乡下人”沈从文，学历只到小学，经过人生的许多坎坷沧桑，矢志不渝，最终成就了自己的文学梦。

对于今天的读者，已经成为历史的他们，在这个“剪影”里构成了一组混着一个又一个青春生命泪与笑的梦的合唱。如果能够从他们一串串的梦里找到自己，相信你的未来不是梦！

2012年6月26日于中国现代文学馆

# 目 录



第一章 翰林爷爷起名字	/ 1
第二章 寄名出家长庆寺	/ 10
第三章 看着星星听故事	/ 23
第四章 水陆道场尽情玩	/ 27
第五章 百草园里故事多	/ 38
第六章 牛穿鼻子进私塾	/ 50
第七章 背会课本看赛会	/ 59
第八章 孝书隐鼠伤人心	/ 65
第九章 做梦常想《山海经》	/ 73
第十章 恋恋不舍安桥头	/ 83
第十一章 蓝门一载留空梦	/ 96
第十二章 三味书屋有余香	/ 98
第十三章 爷爷回家举大孝	/ 106
第十四章 兄弟避难皇甫庄	/ 116
第十五章 家道败落要发愤	/ 130
第十六章 寻求别样的人们	/ 145
鲁迅主要著译书目	/ 157

# 第一章 | 翰林爷爷起名字

1881年9月，绍兴东昌坊口的周家新台门里，全家上上下下都沉浸在双喜临门的欢乐气氛之中。周伯宜考中了秀才；周伯宜的妻子鲁瑞又在9月25日早晨，生下了一个男婴，这个男婴正是周家期待着的长房长孙。顷刻间，人们争相传报这个特大喜讯。门前挂起了两千响的大鞭炮，噼噼啪啪一直响到云天里，惊得鸟儿四散飞翔。

周伯宜激动地看着妻子，兴奋地端详着睡态可掬的娇儿，满肚子的话说不出口，只是两眼充盈着关不住的笑。

“看你高兴的，”鲁瑞拉着丈夫的手，“娘娘和娘这下可高兴了，咱们家后继有人了。看你，还不快去接娘娘和娘。”

“对！对！我这就去。”周伯宜又看了一眼娇儿。

周伯宜走出门，马上吩咐仆人：“快给我准备好纸墨，我马上要写一封家书给京里的大老爷。”

“已经准备好了！老爷。”仆人笑嘻嘻地答道。

周伯宜疾步来到上房，碰巧祖母九太太正要跨出房门，他赶忙伸手扶过来。两人顺着墙边转过房角，看见母亲蒋太太也已走到眼前，周伯宜忙说：“娘，我正准备接了娘娘就去接娘。”

“不用了，你先忙你的去吧！娘娘有我照管呢。”蒋太太扶过九太太后又说，“你媳妇也要多休息，你今天就不用再过去了，快给你爹写封信，别忘了叫他给孩子起一个响亮点的名字。我们过去了，你媳妇那儿放心好了！”

周伯宜回到书房，拿起笔，觉得今天的字怎么也写不好，

哪像周家的秀才，文思明显迟钝，仿佛只会写“我有儿子了，爹有孙子了，周家后继有人了。”他伸了一个长长的懒腰，提笔写完了家书，交人送给远在京城的父亲。

在北京琉璃厂南边不远的广和居饭庄里，有五位来自浙江的小京官，正一边嗑着瓜子，一边品着绿茶，一边聊着闲天，一边等着迟到的同乡。

“汪兄，鲍兄，昨儿上午议事，我可长了见识，子献老弟的溜须手法、马屁神功真令我大开眼界。嘿嘿……”说话人讥笑着伸出了小手指，见出花白的小胡子得意地翘起来。

“形势所迫，不得不行此下策。介孚兄口下留德，口下留德！”白净瘦削的小个子从宽大的袖子里伸出一双不相称的大手，向介孚公不停地作揖。

“察言观色，巧言讨好，在官在民都不能免俗，周兄最爱揭短说笑，子献不必过于认真。继香兄一贯没准，我们还是边吃边等吧！酒保，上酒上菜！”

“好曲不可不唱，好菜不可不尝，好故事么不可不听。介孚兄快讲快讲！”鲍兄挥着从不离手的象牙骨折扇。

“我可讲不出口。陶兄半天没说话了，陶兄讲吧！”

“快讲快讲！”

“话说大清帝国的内阁衙门里正在开会，大烟袋、小茶碗，七嘴八舌正议论，忽报常败将军福大人要驾临……”

“又是谁惹介孚兄义愤填膺了？”众人回过头看去，随着话音一个细眼秃眉的矮胖子大踏步走进门来。不等众人说话，他抢先说道：“来晚了来晚了，认罚认罚！”说着话，也不管是谁的酒杯，就近一把抓过来一仰而饮。

“继香兄慢些，我的酒盏子可不是饮驴的。”介孚公笑眯眯地看着矮胖子。

“你前天的请柬一到，我今日驾车飞奔而出海岱门，顺着城墙根直到前门，又经南大街到了骡马市，跑得太快了，偏偏又下起了雨，地上都是泥，马跑累了碰上泥地就更走不动了，结果怕晚怕晚还是晚了。”说着又连干两杯。

“好了，继香兄也不要独喝，我们共举一杯！”

在周介孚的提议下，六双胳膊六双手举起六个小酒盏，六杯江南老黄酒倒进六张绍兴官老爷的口中。如此三遍过后，矮胖子继香兄用诡谲的目光盯着周介孚，笑了笑，转向其他人说：“都知道介孚兄好饮，但是上旬刚刚喝过一回酒，不出三日又聚齐乡众豪饮，这恐怕不是介孚兄的囊中本色吧？”

周介孚听了一笑，放下刚刚又要端起的酒杯，说道，“继香兄数你诡诈，而且最性急。就容不得我从容讲起么？”说着又举起酒杯，“各位随意。”说完抿了一口酒，然后说道：“其实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事，只是一时高兴。前天大清早起来，就听着喜鹊叫，出门一看，喜鹊又没影儿了，只有麻雀唧唧喳喳地瞎闹。刚吃完早饭，就有人敲门，下人带进来一见，是绸缎庄的钱掌柜，一见面就恭喜我，说我就要做祖父了，并带来家书一封，按家书上说的时间，一个月之内我就要做爷爷了。哈哈哈哈……”周介孚情不自禁地笑了起来。

“恭喜恭喜！……”

伴随着同样欢喜的笑声，在周介孚的眼前团团竖起五个作揖的大拳头。

“难得介孚兄如此开怀一笑，哈哈哈哈……”

“今日一醉方休！”

“若得麒麟，我送你两坛‘壮元红’。”

“若得千金，我送你六坛‘女儿红’。”

“闭嘴闭嘴！一定是个儿子！”

“女儿有什么不好？”

“介孚兄两世单传，当然要先有个男孙才好传宗接代！”

“先生女儿就不能再生男儿了么？”

“好了，仁者见仁，智者见智，二位仁兄喝酒。”

六人一直喝到天黑才散。周介孚照旧是由鲍兄陪伴着“月夜踏影回寓所”。

这位周介孚大人就是即将出生的鲁迅的祖父。他这时已在官场中奋斗了十年，十年前中进士、挂翰林匾的风光已成昨日黄花；掌县官父母印、廉洁奉公、勤政爱民、敢抗皇旨的豪情已无处激扬，两年来在李大人的推荐下，只能弄个候补。

在北京西城区的一座灰砖小院里，周介孚安了一个简朴的家。北京的10月天，是很厉害的秋老虎，尽管夜晚十分凉爽，但白天尤其是午后，阳光下还是感到热得灼人。这段时间，周介孚大多是躺在竹摇椅里看书，看得困乏了就顺水推舟睡一觉。这天一觉睡去，乘着香梦之舟，云朵里飘，帆影里摇，雾里看花，水中望月，只见那钱塘江潮汹涌喧嚣，绍兴古镇幽雅迷人，大地上银练纵横，绿茵锦绣，近看那小桥流水，翰林牌匾，发一句越语，听一声乡音，原来回到了离别多年的家乡。他踏上街道的石板路，踱过拱起的小石桥，驻足茶馆，细听茶客对兰亭和鉴湖进行耐心精致地品味；他流连酒肆，笑看远方的游子操着困难的语言对会稽山和大禹陵进行急切的询问。日近黄昏，天边一

抹红云斜映古镇，他重又步入依房傍水的石板路，放眼望去，一行行的全是茶馆、酒肆、当铺、药店、杂货店，随处可见挂着“进士第”、“大夫第”、“翰林第”一类牌匾的油漆大门，错杂其间的还有许多低矮破旧的小屋，以及尖顶突兀而风格异样的洋教堂。这一切在夕阳的余晖里，仿佛吟咏着一首绵绵不尽而又充满黄酒醇香的古诗歌谣。

他走过咸欢河上的塔子桥，走过长庆寺、土谷祠，走过关帝庙、穆神庙、唐将军庙，来到东昌坊路口，看见都亭桥、泰山堂、鸦片馆，一转弯走过水果店、剃头店、轧肉店、药店、酒店、油烛店、箍桶店、住宅、轿行、鞋店、米店、锡箔店、棺材店，终于来到自家门前。

他伸手推门，门却无声无息地自己打开了。他犹豫了一下，仔细听听，仍旧是静静的悄无声息。他怀疑地重新看看门口周围，看看上方的门斗，心说：没错！门斗里的这块匾，蓝底上写着“翰林”两个大大的金字，正是我的翰林匾。可是家里的人都到哪里去了呢？他一直走进去，穿过二门来到大厅。大厅的上方仍旧是祖先悬挂的大匾，写着“德寿堂”三个大字，两边柱子上的一副对联，红底黑字已显得有点儿陈旧黯淡，再看靠在墙边的翰林旗杆，有屋顶那么高，朱红色的油漆和雕花的旗杆兜，在暗影里看不清楚。

“人都哪去了？”他大声地喊，周围依旧是寂静一片，连一点儿回声都没有。

他接着向里走，神堂的门也是自动打开的。他朝着祖先拜了几拜，眼前一片香烟缭绕，不知是谁上的香。他退出神堂，经过白板门、过廊、兰花间、桂花明堂，来到内院，长长的两层楼居然也藏起了往日的欢声笑语。他继续向后院走，穿过

夹弄，走进百草园。园子里大片的菜畦，繁茂的桑树、棟树、皂荚树，都端庄地凝视着他，只有墙外的咸欢河的流水声，不时地传进园里来。

“哗哗哗，哗哗哗……”

过了一会儿，“噗噜，噗噜……”

似乎又加进了摇橹的声音。

接着又依稀加进了女人的细语和婴儿的嬉笑声。

他拢起耳朵再仔细一听，分明是很清楚的说话声。

“翰林公公回来了。”

“看你这样子，怎么有脸去见翰林公公，快躲一边去，省得挨骂！”

“给伯伯请安！”

“给叔叔请安！”

“给大老爷请安！”

一片请安声弄得他一时间不知所措，再一细看，自己已经身在大厅之中，端坐在太师椅里，右手搭在八仙桌上，眼前围着大大小小一家子人。

“给爹爹请安！”这是年方十二岁的小女儿的声音。他高兴地准备站起来，去抱起他的女儿……

“给公公请安！”一个略显生疏的声音，使他转过头去，一个身体结实的年轻女子，朝他十分恭敬地拜了几拜。

这就是我的儿媳妇了——他在心里告诉自己。“伯宜做什么去了？怎么半天也见不到他的影子？”

“他正在书房里读书呢，准备明年乡试的功课。”

“好！好！要是能连中三元就好了。秀才、举人、进士……”



“给爹爹请安！”

“你不好好读书，跑这里来干什么？”

“儿正读书，忽闻爹爹回家，欣喜万分，故而……”

“这说明你读书用心不专，如果……”

“好了，好了！他 also 是一片孝心。”

“娘！您身体可好？”随着声音，他看见妻子扶着母亲走进大厅，赶忙离座奔向前去。

“你看我身体好不好？放心，我们大家身体都很好！”母亲说得高兴，不由得笑起来。

“介孚兄，怎么一声招呼也不打就突然回府了？”一位与他岁数相仿的先生不知什么时候站到了他的面前。

“希曾兄，你来得也不慢啊！真要谢谢你养了个好女儿，自从她进了我们周家门，喜事一个接一个，先是伯宜考取了秀才，接着又生了一个……”说到这里，他忙转向母亲九老太太。

“娘，不是说伯宜媳妇就要生孩子了么，怎么她的肚子看上去平平的？”

“这……”母亲看着他一愣，话在嘴里说不出来。

他心头一急，出了一头的大汗，用袖子一抹，再一睁眼，胳膊上哪里有什么袖子，头上也是干爽爽的。再看看周围，这才明白原来做了一场梦。

“老爷，恭喜了！恭喜了，老爷！”家里的短工躬身站在一边，旁边还站着一位中年人。

“钱掌柜，”周介孚忙站起来，向中年人行礼，“近来贵宝庄的绸缎真是名满京城，恭喜发财！恭喜发财！”

“谢周大人！真正应该恭喜的是您呀！”

“同喜同喜！钱掌柜，里边请！”周介孚伸手相让。



“大人请！”钱掌柜也忙伸手并躬身相让，坚决地等周介孚先进屋，他才跟着进屋。

“不知我喜从何来呀？”周介孚刚一坐下就急忙问道，不待钱掌柜回答，忙又转向短工：“快给钱掌柜上茶！”

“大人，这里有您家书一封。”钱掌柜一边将书信递给周介孚一边继续说道，“伙计办货今天中午才到，说少爷得了一位公子，真是可喜可贺！我一见有您的家书，赶紧就给您送来了。另外两个伙计后天动身回乡办货，您的回信和捎回家的东西，我明天下午派伙计来取。大人忙，我就不打扰了。”

“不妨，不妨，那就谢谢钱掌柜了！恕不远送！”说着两人站起身来。

周介孚送走钱掌柜，打开信刚看了两行，心里就骂儿子写信啰嗦，看了好几行了，还没看见要看的东西。眼看着就要看到关键内容了，忽报：“老爷，吏部主事张大人到！”周介孚一抬头，只见张大人已经站在了面前。

“介孚兄满面红光，一定有喜事了。”

“张大人喜气洋洋驾到，也不会是坏事吧？”

“当然是好事！现有一个官位空缺，不知道你是否愿意去补上。我觉得这个官职还是不错的。”

两个人商量来商量去，最后还是决定不去算了。张大人看他心里有事，就赶忙告辞走了。

周介孚看完信，心想起个什么名字好呢？忽然心里一动，想起梦中看见儿媳妇的肚子是平的，原来是因为孩子已经生下来了。想到这儿，他的脸上露出释然的微笑。接着又想起孙子还没起名字，于是又陷入沉思之中。他想